

戲劇選集

爲了建設

賈克等作



華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爲了建設（獨幕話劇）	賈克一
遠方來客（獨幕話劇）	王昌定四
競餐插曲（獨幕話劇）	葉苑丁七

爲了建設（序幕話劇）

賈克

時間：一九五二年，秋天。

地點：某大城市，新建築的工人住宅區。

人物：瑞蘭娘——五十來歲，劉師傅的老伴，工人家屬。

郝師傅——四十六、七歲，黨支委，細紗保全工。

劉師傅——五十多歲，細紗保全工，瑞蘭爹。

劉瑞蘭——二十一歲，青年團員，細紗擋車工。

許淑英——二十二歲，團分支委，班管理員。

佈景：一幢新蓋的樓房，在二樓上，兩間雪白整齊的房間，這是人民政府給工人建築的新住宅。

新樓房裏邊，左右兩扇油漆的門，一通裏間，一通外邊走廊，正面兩個高大的玻璃窗戶，從窗戶望出去，遠處聳立着一個個大煙囪。蔚藍的天，白白的雲，煙囪上冒着縷縷青煙……

乾淨雪白的樓房，却擺着幾件很不相稱的陳舊傢具。屋內陳設着一張舊八仙桌，兩

隻破舊的藤竹椅，另外有些小櫃衣架之類的東西。靠窗戶一邊，搭着木板牀，牀上有新的花被，繡花枕頭等等，一看就知道是個女孩子的牀鋪。正面兩窗之間的牆上，端正正懸着一張毛主席的畫像，旁邊掛着『學習模範』和『生產能手』的獎狀和紅旗。此外，牆上還掛着些相片鏡框之類，這一切擺設，使人很容易想起這是剛從別處新搬來的工人家庭。

秋天，早晨，陽光從玻璃窗上射進來……

遠處汽笛，拉着長聲響起……夾雜着公共汽車的喇叭聲，賣東西的木梆子聲，吆喝聲，三五成羣的孩子們上學去的歡樂聲，歌聲……這些一陣陣從窗戶外邊的樓下傳來。

幕啓 房內沒人。

半晌，一位年約半百的老太太推門進來，她是這新房的主人，劉師傅的老伴，瑞蘭娘。

（瑞蘭娘，五十來歲，身穿洗得很乾淨的舊毛藍褲褂，雖然由於生活的折磨，她的頭髮已經花白了，但在慈祥的臉上，却流露出內心裏邊的喜悅。這位在舊社會受盡苦難的工人家屬，一輩子跟着劉師傅東奔西跑到處做工，三十多年來，不管走到那裏都是住在破落的茅草屋子裏，今天由於人民政府爲工人蓋了新房，自己的獨生閨女瑞蘭和老伴，都因爲生產上好，被工人推選出來搬進樓房來住，這一個生活上的變化，使老太太高興得幾夜沒睡好。

郝師傅 屋裏有人麼？（走進來，四下望望，忽然一陣香氣撲鼻，開了開。）嚇！好香的味呵！

（朝着小櫃走去，掀開鍋蓋，瞧鍋裏熱騰騰剛燉好一隻雞，點頭稱讚地。）好！『改善伙食』！要犒勞犒勞呀……（大聲地）在家嗎？……

瑞蘭娘 （從裏間急走出來）誰呀？

郝師傅 嫂子！我！

瑞蘭娘 喲！她郝大叔呀！我當是瑞蘭地爹回來啦呢！

郝師傅 （隨便地坐在竹椅上）怎麼着，劉師傅沒回來呀？（看手錶）該到啦！

瑞蘭娘 （估計地）可不，許是先到廠子裏去啦！

郝師傅 （肯定地）沒有呀！我剛打廠子裏來！我還說他先家來呢！

瑞蘭娘 沒有！……

郝師傅 您別急，工會接着信啦，今個早晚準到……那末，瑞蘭呢？

瑞蘭娘 在廠子裏，下工還沒回來，這禮拜她是夜班……

郝師傅 是呀！我也是夜班呀。嘿！這可巧啦，兩個都撲空，才剛拉箱交班時候，我到地車上去

找她，那些小閨女們說她交班就走啦！這大一陣子啦，我當她家來了呢！

瑞蘭娘 沒有！那天下了工，也得等一陣子才回來呢。（半玩笑地）你們這些當幹部的，還不整

天價是『會』呀！

郝師傅 得啦！嫂子，你別批評我們啦！那是早先的皇曆啦！再說，以前不開會行麼？您瞧：這

幾年，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民主改革，生產競賽，安全大檢查，那事不是一個跟着一個的。這麼多事不開會行嗎！再說開會，開會，開着開着不就「會」啦嗎……（開朗地笑）哈哈！

瑞蘭娘

你瞧你，什麼時候，你也是這麼樂呵呵的！

郝師傅

得，我也叫您樂樂吧！（從身上掏出一張紙條來，向瑞蘭娘一見。）嫂子！您難道是什麼？

瑞蘭娘

（接過來）什麼？

郝師傅

您認認呀！

瑞蘭娘

你這不是成心麼？我這麼大歲數啦！打哪認得字。（甩給他）

郝師傅

（笑着接過來）嫂子，那趕明兒您也得上夜校；嚇！連成識字，可快啦！您聽我給您念念。

瑞蘭娘

咳！你那兩下子，我還不知道，跟瑞蘭她爹一樣，斗大字，不認識兩口袋……

郝師傅

那不能怨我們哥倆呀，誰讓我們的爹媽都窮哪！（感歎地）唉！提起念書，你像我跟劉師傅不都是十六七歲，就進了東洋紗廠學徒嗎？這三十多年來，甯說認字啦，就連吃飯也混不上……

瑞蘭娘

（打斷他的話）你倒是給我念念這個呀！

郝師傅

（笑了，忙收回自己要說的話。）唉！提起老事，就不由得要說說。好！好！我來給

您念念……（拿起紙條）咳！乾脆！我就給您說說吧！

瑞蘭娘

（笑）那你就快說。

郝師傅

嫂子！你們家的喜事，真是一個跟着一個的。您瞧！這麼漂亮的洋房，又寬敞又講究……都因為劉師傅和小蘭生產上好！你們一家子就先搬進來住啦！這比你們原先住在那臭水河旁邊，那間又濕又矮的小草棚子裏，可強多啦吧！還有劉師傅，這總上級派他到新廠子裝機器……嫂子！您說咱這當工人的，這工夫樣樣拔尖佔先……

瑞蘭娘

你倒是說這條子上的事呀！這些事還用你說，到底是什麼喜事？

郝師傅

您別急呀！是你們瑞蘭的事，嫂子，你們瑞蘭考上工業學校啦……當工人的能念專科學校，這還不是開天闢地自古頭一宗嗎？

瑞蘭娘

（呵了一聲，怔怔地。）呵！真！真的考上啦……

郝師傅

可不是真的，（遞紙條）您拿去瞧瞧，這是人家招生處送來的通知書。

瑞蘭娘

（自言自語地）孩子跟我念叨好幾回，要考學校，考學校……我還說她……

郝師傅

（笑）咱們廠裏保送去五十個，一共才考上二十幾個。也真難為瑞蘭，從小沒念兩天書，全憑這幾年抓空自己上勁學，真能考上，總算孩子有心，有志氣，（看瑞蘭娘怔怔地）怎麼？嫂子，你發怔幹什麼？

瑞蘭娘

（感情地）她大叔，這可如了瑞蘭的心願啦！這孩子從小看見人家孩子描畫書包念書去，小眼淚一串一串地往下掉呀……那工夫，她爹叫廠子裏給開除了，躺在家裏養工傷……

唉……

郝師傅 得啦！嫂子！您不讓我提那些老話，我看您也別提啦。那是什麼年頭呀！咱們窮工人的孩子，生下來就是拾煤渣、撿破爛呀！那學校的門不是爲咱們開的，咱窮工人哪……（忽想起）唉！說着，說着我又扯上來啦！（笑）哈哈，嫂子！說現在的吧！這會兒的學校拍着手歡迎咱工人去念書，瑞蘭上這學校！五年出來就是個工程師！（靠近瑞蘭娘耳邊，低聲地。）這是給咱們國家大建設，作準備呀！（「準備」兩字說得很堅定，很響。）

瑞蘭娘 （悶悶地想）準備……

郝師傅 嫂子，您把這通知收起來吧！等會瑞蘭家來，您交給她吧……我還有事要找淑英去哪！（神秘地）嫂子，還有我自己的事，這一天真的到啦，這事等我回頭再跟您細談……還有等劉師傅回家來，您讓他別出去，我也有要緊事找他。

瑞蘭娘 看你忙的！那你待會來家吃飯吧！你們哥倆有話好說。

郝師傅 （答應的很乾脆）哎！我準來。（笑）我進門就瞧見您鍋裏燉的那隻老母雞啦！哈哈……（也笑了）你喝剩下那半瓶子老酒，還給你留着哪！

瑞蘭娘 我待會還得再帶一瓶子來，給劉師傅接接風，還有，給我也……（神秘地）咳！還是待會再跟您說，再見吧……（走了兩步又站住）嫂子，您跟瑞蘭說，讓她馬上就去報到吧……（指月份牌）今兒個是二十五，還有三天，二十八，市總工會有專車把她們送到

車站去。人家學校是月初開學，要是誤了，可就不趕趟啦！嫂子，您知道咱們國家培養人材，是多麼急呀！得，您也給孩子準備準備吧！瑞蘭馬上就要動身上北京啦！（說着走出門去）

瑞蘭娘

還有三天就上北京！（站起來）她大叔，你先等等！（追了幾步，看郝師傅已走遠，站在門口怔怔地，半晌，轉身。）孩子就要離開我走啦！（慢慢走回來，自言自語地。）

唉！……這會！才過兩天好日子……孩子風裏雨裏留下的病根子還沒好！那麼老遠的離開我上北京！我怎麼忍心呢？我，我去找她郝大叔去！

（瑞蘭娘念叨着，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裳，站起身，準備要走。）

（躊躇半晌）

瑞蘭娘

唉！這是孩子的一輩子前途大事……這會兒容易考上這麼個學校……幾年出來就是一個工程師……光爲了我就礙了孩子……唉！（瑞蘭娘念叨着，坐在椅子上，深思。）

（半晌，依然就心地。）這孩子身子骨這麼單薄，從小沒離開過身邊……我怎捨得讓孩子出遠門……再說她爹那古怪脾氣，誰知道，他回來讓不讓去呢！唉！叫我可怎麼好呵……（看看鐘）這時候啦，老的，小的，一個也不回來，（想了半天）不！我還是去找找她郝大叔……

（瑞蘭娘說着正要往外走，忽然有人敲門。）

瑞蘭娘

誰呀？（走向門）

（門開處，走進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年工人。）

瑞蘭娘（驚喜地）呵！瑞蘭她爹！

（劉師傅——這老工人，身材高大，花白頭髮，滿面紅光，高前額，深眼窩，大眼睛鑲有神。他穿着新藍布制服，手裏提着小件行李和沿鐵路帶回的土產等物。）

劉師傅（走進時還懷疑地）勞駕！這是……（見瑞蘭娘）哈！哈！小蘭娘，真，真不敢認啦。

（站在門口四下望）

瑞蘭娘快進來吧！這就是咱新搬的家。（接過他的行李）

劉師傅（無限興奮，感歎地。）這地方，真是，那像工人住家戶呀，……從破草房到大洋樓，

一輩子呀……

瑞蘭娘快坐下歇會吧，你怎麼才到呀？

劉師傅下了車我先到廠子裏去啦，（興奮）嚇！變啦，才離開幾天呀，廠子新蓋的托兒所，翻修的大廠房，到處是新鮮的。

瑞蘭娘我合計你下車，準是先奔廠子啦。（倒碗水）快歇歇喝碗水吧！

劉師傅（接過水）小蘭娘，我這趟出門，可真是心裏透亮啦，到處蓋的新工廠呵！……就拿我裝機器那廠子，清一色的中國自己造的，幹一輩子活呀，手摸着那機器，我打心眼裏樂呀……

瑞蘭娘（跟着高興地）是呵！……

劉師傅 噢！小蘭呢？（走到瑞蘭牀前，看牆上的生產圖表。）嚇！生產不錯呵！（對瑞蘭娘）

孩子身子骨怎樣？

瑞蘭娘 比早前結實多啦！

劉師傅 這就好！孩子心重，早幾年把孩子給折磨壞啦。

瑞蘭娘 可不是。

劉師傅 哎！郝師傅住哪呀？在廠子裏，誰都見啦，就沒見他？

瑞蘭娘 就住咱對過那座樓上。

劉師傅 真的麼？我去瞧瞧老兄弟去。說實在的，我真想他呀！（說着站起來要走）

瑞蘭娘 你先歇會再去。才剛他還說有要緊事找你，叫你在家等他呀！

劉師傅 多日不見，我心裏憋着好些話，要跟他聊聊呢！……正好，我找他去。

（劉師傅說着匆匆走出門去）

瑞蘭娘 唉！就是這脾氣，板上釘釘，說什麼是什麼！總也改不了。（看劉師傅走下）唉！孩子的事，可怎麼跟他提呢！他那火爆性子，說起來還不炸了……唉！可怎麼好呢？我找家屬

會討個主意去……

（瑞蘭娘把帶回來的東西收拾好，發愁地走出門去。）

（半晌——兩個青年女工——劉瑞蘭和許淑英，並肩走進來。）

（她兩人，穿着一樣顏色、式樣的衣裳，都是古銅條絨的上衣，藏青囉嘰的女褲，手裏都

提着一樣的布提包，頭上都剪的整齊的短髮；只是瑞蘭身材清瘦，細高挑，臉孔淨白，彎彎眉毛，大大眼睛，而淑英稍胖，身體結實，面孔又圓又紅。

她們的性情，愛好，習慣等，都是相投的，常常形影不離——這會兒她們從外面回來，說笑着走進屋來。）

許淑英

（沒進門就笑着喊）劉大媽！我又來啦！

劉瑞蘭

（笑着搶喊）媽！媽！

（她倆進來，看裏外屋都沒人，桌上放着東西。）

劉瑞蘭

你別忙，我媽沒在……是我爹回來了吧？爹！（到裏屋喊）爹！到廠子去啦？

許淑英

（把提包扔在牀上）你甯找啦！八成沒回來。哎喲！好累，公共汽車擠死我啦！叫人白跑了一趟。

劉瑞蘭

我說要白跑，你還不信，考的時候，人家就說：「以後等通知！」你偏要去招生處問人家。

許淑英

我是爲你呀！考不上是你心裏着急，我又不着急……

劉瑞蘭

哼！我心裏才不着急呢。

許淑英

是心裏話麼？你小鬼說心裏話！

劉瑞蘭

考以前我就向團支部保證啦，考上，我就去好好學習；考不上，保證不開情緒，好好做工，有機會再考。

許淑英 哼！你說了一半真心話，保證不鬧情緒，可不能保證不着急呀！

劉瑞蘭 （開玩笑地）淑姐，我看你呀！你倒是怪着急的呢。

許淑英 我急什麼？

劉瑞蘭 車間裏把幹部都調走啦，你這新提升的管理員，不是沒法保證任務啦！

許淑英 （低頭不語）沒那回事……

劉瑞蘭 是不是？我說到你心上啦吧！調走一個人，就像打你身上割去一塊肉。

許淑英 （極力表白）才不是！才不是！

劉瑞蘭 那你幹嘛急着去看榜哪？

許淑英 我就是這個急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到底考上考不上，知道了就放心啦……咱們好佈

置、計劃咱們的工作。

劉瑞蘭 咳！管它考上考不上，反正工作得計劃佈置。來吧！淑姐，咱們還是商議咱們的事吧。

（瑞蘭拉淑英，走到桌子旁邊坐下，她們從提包裏，拿出小木子、鋼筆等，倆人伏在桌子

上。）

許淑英 算啦！不想它啦，來！咱還接着說咱們的，哎！小蘭，我跟你說心裏話吧！咱文化不

高，新幹這管理員，真是費勁。

劉瑞蘭 淑姐，怎麼這些天，你連文化課也不上啦？

許淑英 忙的我那有工夫呀！任務就把我壓住啦！你沒見那麼多事擠着我！

劉瑞蘭 那也得學習呀！和完成計劃是一回事。文化提不高，老是忙亂一陣。

許淑英 明兒我一定去。

（淑英走到牀前生產圖表前）

許淑英 小蘭，你們組這個月的流動紅旗有把握嗎？

劉瑞蘭 （有信心地）我看有。（指圖表）你看，今天才二十五號，我組四項指標都已超過計劃！

許淑英 小蘭！把你們組的經驗總結一下，向全班介紹介紹不好麼？你們怎麼提高質量，按月超過計劃的呢？

劉瑞蘭 （提起自己小組，興奮地。）是呀，這是法華嫂的合理化建議呀……

許淑英 還有你的那『保證質量的新操作法』……

劉瑞蘭 不！那是法華嫂，美琴她們老早就用的辦法，我是把它用到全小組去啦！

許淑英 是呀！咱們再把它總結、提高一下，不就到全車間去了麼？這樣就不只是你們小組保證質量好啦……咱們車間大夥都保證好質量……（嚴肅地）瑞蘭呀！我想，要是把這新

操作法推廣，再把每個人看鏡能力，提到一千以上，那咱們車間就可以勻出好些人來，大夥輪班去學文化，學平車，學技術，還學機械理論……哼！從一個典型組，就能變成一個典型車間，瑞蘭，你想過沒有？

劉瑞蘭 怎麼沒想過呢！這可是件大事，總結提高，可真不容易呀！又不是一半天能開的出來。

淑英，你說我們現在怎麼準備結婚呢？

許淑英

你先把你們這會兒小組是怎麼個做法，照實給大家介紹一下，然後咱再研究……

劉瑞蘭

不！我看把法華嫂找來，跟她商議一下，叫她說怎麼辦，咱們一塊研究好麼？

許淑英

那也好！她在家麼？

劉瑞蘭

我下樓去看看她在家不，你也好好想想，準備下你的意見……

（瑞蘭說着，跑下去。）

（淑英一個人打開小本，伏在桌上時而抬頭想想，時而寫寫。）

（半晌，瑞蘭娘慢慢推門進來，像有心事的樣子站在門口。）

許淑英

（抬頭見瑞蘭娘進來，親熱地站起來。）大媽！

瑞蘭娘

（看見淑英，疼愛地。）喲！孩子！就你自家？（四下找）瑞蘭呢？

許淑英

她找法華嫂去啦，一會兒就回來……

瑞蘭娘

哦……孩子！聽說你媽選上布機間生產小組長啦！

許淑英

嗯！我媽這會可積極呢！她說她有工夫就來看您。

瑞蘭娘

唉！這年頭，人人都該積極……

許淑英

（看瑞蘭娘怔怔地）大媽，您怎麼啦？

瑞蘭娘

不怎麼。

許淑英

看您這樣，別是不舒服吧！那您就趁早找廠子裏的霍醫生給看看。

瑞蘭娘

（笑）沒有病，大媽這麼些年啦，身子骨怪結實，打哪兒來的病呀！

許淑英

（看瑞蘭娘的神氣還不對，走到瑞蘭娘跟前。）那末……大媽！您有什麼心事？……

瑞蘭娘

孩子！大媽樣樣事舒心，那來的心事……這會不比早些年了，要吃有吃，要穿有穿，還住這麼大的洋樓！毛主席樣樣事都給咱工人照顧到家了……（說着不自主地用衣襟擦擦眼睛）

許淑英

（不信地，看看瑞蘭娘的兩眼。）那麼大媽今個怎麼顯得不高興呀？往常我見您，總是樂的合不住嘴！今個……（故意地）大媽您是嫌我老上您家來吧……

瑞蘭娘

（摸着淑英的頭）傻孩子，大媽疼你還疼不過來呢！你跟瑞蘭，大媽還不是一樣當我親閨女……你們從小一塊長大，一塊爬過東洋人鐵絲網……揩米販鹽，一塊從苦日子裏熬出來的……

許淑英

（幾乎倒在瑞蘭娘懷裏）我媽說：她也把瑞蘭當親閨女……讓我倆倒個過，換了呢……換什麼！你們倆還不是一個。誰都說，你離不了她，她也離不了你，愛吃吃一樣的，要穿也穿一樣的，坐着走着，整天都在一塊……

許淑英

哼！郝師傅批評我倆搞小圈子！

瑞蘭娘

（微笑）咳！他還批評你倆小圈子。那陣子郝師傅跟瑞蘭地爹，他們也快成了老圈子了。三十多年啦！

許淑英

（也跟着笑了）大媽，您說怎麼劉師傅在生產上是數一數二的，可就是對開會沒勁呢？